益齋集

利

表箋 論 長短句
忠憲王世家 頌
史贊 銘
史傳序 讚
策問 箴

益齋亂藁卷第八

謝聖旨表 明陵代

起居

妻孥北上三年別荷於眷憐駱骨東歸一月何忘於請祝

謝表

諄諄之命用示恩威眇眇之資徒增慚愧云云在衡若舜強恕如湯克類克明參兩儀而立極以寬以簡一四海之歸心臣猥將總角之年親奉垂衣之化顧遭家之不幸恐無地以自安特

降鳳綸委以藩宣之寄載馳翟節申其獎勵之辭豈惟臣庸之舉攸賓是宗祧之攸賴茲蓋義敦柔遠仁撫恤孤念齊桓尊王之功欲存後裔使蔡仲繼父之業以蓋前愆臣敢不當夙夜以欽導庸生成之永賴

謝御衣酒表

起居

又臨普率恩偏濱海之封嬰慕寬仁心切後天之祝

以表

皇華傳命示寵賚之非常弱質踰涯抱感情之
罔極欽惟奉先惟孝字小以仁記勤王於聖武
之朝惠鮮遠俗念尚主於世皇之日保祐孱孫
特宣裒勿之言兼致殊尤之錫仙壺九醞濃含
雨露之香宮錦一封爛吐雲霞之彩浹洽自天
之渥懽呼滿國之聲臣敢不每思醮骨之恩庶
盡糜軀之效

乞比色目表

起居

比一國於萬邦僅同黒誌祈億齡於九閽別有

丹誠

請表

天必聽卑曲從人欲事難泥古斷在帝心輒露
愚衷敢塵睿鑑云云能哲而惠自誠而明遵列
祖之憲章簡臨寬御曉多方於品制邇肅遠安
已推彰信之化又篤念功之義顧惟弊邑服義
大邦敵愾攻遼助聖武東征之旅觀光過汴迎
世皇北上之師遂蒙釐降之榮獲守藩宣之寄
洎子孫而相繼講甥舅之至懽及際休明益深
緣華元良載誕允孚四海之情寡昧自矜私謂

三韓之福因念曾爲聯芳於玉葉更逢毓慶於璿源既然得附於本支何乃未同於色目肆瀝由中之懇仰霑無外之恩伏望賜以俞音順其景慕臣謹當感聖化於桑域庶臻魯一變之期湊忠誠於蓁扆永貢嵩三呼之祝

陳情表

起居

若東海百川之赴孰敢後於朝宗效南山萬壽之呼臣獨先於請祝

陳情云云欽覩至正五年月日頒降詔書

條畫內一款令後漢人高麗人南人等投充怯薛者並在此限伏讀已還憧惶隕越不能自已仰黷天聽者

天地無私順物情而並育帝王有作觀民志以必從敢進瞽言佇回聰聽云云能哲而惠所存者神巍乎有功煥乎有文尚敦恭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坐致雍熙伏念自聖朝奮義而肇基惟小國向風而先服助威討賊過遼民狼顧之謀冒險迎師賛世祖龍興之業由是講甥舅之親而委以保釐之位徵子弟之質而備於宿衛

之行坐得次於雄吉剌台飲亦叅於闈于迎逮
況今坤元配德豈惟萬國之榮觀寔索儲祥偏
是三韓之慶賴故以愚衷而自揆與諸異姓而
不倫伏望勿遺既往之忠勤亦念難遭之緣幸
俾同世戚免貽沙汰之嫌益戴皇恩庶盡粉糜
之効

爲公主乞賜稱號陳情表 今代

起居

守封青社阻參晋接之日三貢祝丹霄常効嵩
呼之歲萬

陳情表

嬰孩强聒專憑慈父之憐后帝亶聰曲徇愚民之欲冀紓睿鑑優納懇言云云自誠而賜扆善以動任賢勿貳開慶會於千年立愛惟親得懽心於四海顧將庸品端華昌辰苟陳有切之懷豈阻必卑之聽尚王姬而作配不為榮予令國俗以斥名非所宜也因念臣之曾王父忠烈王諱尚忽篤怯薛國大長公主之孫臣之王父忠宣王諱尚寶塔室憐公主受韓國長公者普塔實禮公主屬在金枝之譜意存彤管之規若蒙陛下矜其來處於遠方許以追遵於舊例踈恩九閽俾禮

李以增華感德三韓指大椿而獻壽

謝銀字圓牌表

起居

表東海以為封曾叨寵命拱北辰之居所庶效忠誠

謝表言伏蒙陛下賜臣鋪馬聖古六道銀字圓牌三面臣之祖父忠宣王臣某爾嘗拜賜者而藏在上司已有年矣今悉命之共臣與國人不勝驚感陳情譬萬者一

聰聽必畀天豈鶴鳴之相阻虞唇是偏重山非峻負之可勝惟一國之感銘實四方之欽慕伏念

遭逢盛朝宿衛多年言告言歸雖輟趨蹌之列而康而色每容敷奏之辭適因賤介之還回與先臣之賜璽書六軸承使命以有憑銀字三符報軍情而無滯玆蓋伏遇簡臨寬御厚往薄来推傳愛於邊陬視同内地記微勞於上世撫及後昆臣敢不率祖攸行述侯所職春朝秋覲對揚天子之休夜寐夙興請祝聖人之壽

陳情表

起居

承賜復於東方庶遵箕子八條之化望垂衣於

壯觀竊效封人三祝之誠云云事宜陳而自默豈人臣諒直之心言可採而必從是聖主包容之度敢攄愚抱庸瀆聰聞云云體禹儉勤躋湯勇智簡臨寬御啓洪業於竹苞厚往薄來致康邦之奏向伏念小邦爰自祖宗之代獲叨錫寵之榮上風雖愧於中原天塹多逢於上國茲者榮安王大夫人李氏衣冠奕葉禮義名家毓德坤六會踐黃金之屋備祥震索啚開碧縷之門竊聞皇朝之法有所謂字兀覓者合姻婭之歡爲子孫之慶古既如是今胡不然若蒙陛下爲

大夫人李氏舉盛禮之優優示殊恩之衎衎則
九族感睦親之義誓永世而不忘一非殫歸表
之誠祝後天而難老

字兀兒乳宴後謝表

起居

父臨普率旁推一視之仁嬰慕聖明采貢三呼
之祝

謝表

乾坤遐矣敢與呼籲之聞草木微哉忽致恩榮
之沐感驚交至蹈舞不知云云體禹儉勤躋湯

聖敬遵祖宗之典禮雖舊維新擁廟社之休祥於斯為盛兼屆聽卑之鑑克敦字小之仁眷言出日之邦生我俔天之妹美鍾坤順遵毋儀於六宮慶毓离明固邦本於萬歲於是降睿源之貴戚馳玉節之重臣陳飲食以賜歡賚金繒而將意既醉以德為永好於舅甥不顯其光想歆覲於夷夏臣敢不念其卵翼報以粉摩專述職於箕封每輸誠於華祝

字兒扎宴後謝皇太子殿箋

天一清地一寧適啓文明之旦星重輝海重潤

誕膺監撫之權與率土以共欣況小邦之多幸
今者皇帝陛下特降鑾鑾太子定安平章等官
來錫享皃孔之宴茲盖伏遇皇太子殿下學將
日博德與年豊既陞儲位於青宮益篤孝誠於
丹扆謂慈闈之桑梓難比庶邦導皇澤於雲霄
俾張嘉會山川聳動而相慶父老矜誇於及觀
慕謹當益殫不貳之心永祝無疆之壽

皇太子封冊賀表

起居

昔陪京輦與霑行葦之恩今守海藩願獻蟠桃

之筭

賀表

體元當宁開萬世之丕圖立長承祧述百王之
盛典德音覃被瑞應孔彰云云以乾健而簡臨
得离明之善繼嚴尊師重傳之禮夙著今聞委
監國撫軍之權允孚輿望玆盖宗社垂祉天人
協謀用啓祐於宸衷爰固寧其邦本因推廣愛
之理更布好生之仁舉四海莫不歡欣顧三韓
尤爲慶幸伏念臣曾荷金門之通籍久叨銅禁
之侍書奉日危趨恨未叅於嘉會聆風蕪賀誠

有倍於恒流

皇太子上同箋

起居

誠劣塵微愧之培山之數夢勞天遠謾輸披霧之心

賀箋

惟忠惟孝允孚上帝之心以長以賢遂正前星之位輿情攸屬邦本不搖云云德稟川冲學惇日就珮琨錫冊永觀萬國之貞青蓋乘車端泰一人之慶躬任承祧之重意專問寢之勤伏念

早忝末寮優承厚睠鯷岑滯迹未預賀班鵠海
馳誠難禁喜溢
謝功臣號表
起居
聞九奏於鈞天猶尋一夢效三呼於嵩岳每祝
萬年
謝表 言至正十六年二月二十月使臣等以中書都堂鈞旨欽奉宣命而至臣謹與一國臣寮備禮儀出城恭迎望闕跪受伏讀宣命節文授臣親作保義宣忠奉國彰惠靖遠功臣臣頓首拜手神魂預越泝洄交顫不知蹈舞感激無窮者
千載一時欣戴自天之命四方萬國聳聞稀代

之崇銘骨何忘粉身難報欽惟云云以簡臨下
惟精執中率祖攸行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順帝
之則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至如草木之生成皆
是乾坤之休養伏念爰從弱歲獲覲清光充宿
衛於龍樓既乏絲毫之補襲藩宣於鰈域亦微
尺寸之功何圖十有二字之褒謬及百無一能
之品玆盖伏遇記累世勤王之效憐愚臣戀主
之誠特垂綸綍之言用比鼎鍾之刻臣謹當志
求仁而務惠於物身服義而願忠於君保遠民
蠢蠢之情庶幾致於安靖嚴上國明明之訓敢

不奉以周旋

詔赦謝恩表

[illegible]起居

北辰居所下臨祈禾之津東海守封上祝蟠桃
之歲

謝表

乾坤洪造曲全庶物之生父母至仁旋棄癡兒
之過云云乃神乃聖以簡以寬理尚無為體舜
干於大舜心敦不忍法弛罟於成湯故茲四海
之康繄我一人之慶伏念臺遭盛際叨龍襄弊封

賊子亂常殆將侵國愚臣應卒不及聞天今者伏蒙云云推視遠之明廓包荒之度揆事機之非所得已矜情實之無可奈何霽雷霆之威既往不咎需雨露之澤咸與惟新乾坤全物之生父母棄兒之過亦不足為喻也人非木石豈不知感哉臣謹當布德音於臣庶以寧一邦修職貢於歲時無替萬世

乞退箋 臣於今月卜日墮馬傷足不能坐立乞免職任者

海鼇舉首庶幾仰戴於靈山厩馬傷蹄詎可齊驅於清路肆陳卑抱庸瀆宸聰伏念臣鉛槧劣

能斗筲賤品濫據秉鈞之任敢忌粉身常懷覆餗之虞有若芭背果致元崇之足疾靡堪須賈之膝行呻吟衽席之間匍匐丈尋之內玆盖才微責重福過災生遭口吻之笙簧勢難共處損筋骸於衘轡誠合退藏伏望矜臣欲省事而養痾諒臣非矯情而辭寵致令臣桑榆晩景謝軒裳之榮蓬蘿閑居收欒餌之效專祝岡陵之壽小酬天地之私

臣須以足疾乞退伏聞又下批授依前職任加十字功臣之號不勝恐懼更乞辭免

者
量能用捨仁君豈責所難揣分行藏賢士免罹
于禍冀回聰聽優納讜言伏念臣腐爛之儒迂
濶於事智不周於衛足已速蹶顛誠益切於乞
骸自甘屈蟄何擬殊尤之寵復加尫瘁之資臨
鶴之烏魂驚更開金券伏櫪之駑力憊却得錦
幪人將群起而爭嘲臣固反觀而增愧昌以往
來之運蹇強為揖讓之雍容伏望吐温然之俞
音全耄矣之殘喘三薰三浴拜孔光歸第之恩
一壑一丘償弘景掛冠之志

臣某病既彌留再上箋乞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上慈特遣左副代言臣柳淑鷹揚軍上將軍臣金鏞就賜臣教書不允其請顛倒感激夜不能寐伏地嗚咽更陳愚抱者

仕而所欲忠者主耳苟非才空忝於恩榮耄矣不能退則亡乎況多病敢安於祿位瀝誠呼籲揆理務從伏念臣才為宰相之旨病類浮圖之聾經綸任重嘗慙秉筆以昏昏劒履班崇還恐執圭而蹶蹶分甘鼇縮望絕鳬趨敢思容勿之

言強起欹危之步先以爪牙重將臨視草廬中之喉舌名臣奉傳芝檢先生閭閻聳動縉紳既蒙眷遇之無前肯慮死亡之在後然而功微而居高者必遭橫議智薄而據要者難免辱誣雖厥疾之得瘳尚胡顏而復進伏望察難回之懇憐垂盡之年茲令臣收六尺之頑軀避賢者路散一簪之華髮送老于家

臣再上牋乞退未蒙俞允今已旬月病勢增加復陳誠悃仰黷天聽者

葵心有切雖知向日以獨傾蒲質既微唯恐望

秋而先痺將乞骸骨屢陳肺腸伏念受知德陵而靡有寸能逮事肅禰而亦無毫補黨緣盛際累蒙衛鶴之榮僶俛餘生庶效隋蛇之報顧精神之昏耗由老病之連綿豈宜竊位而忘羞不亟避賢而謝事外戚如洪象寧勇退中年邊功若龐元茂屈居下坐孰謂七旬之癡漢合為一國之重臣徒然違禮法之明文所以致朝廷之衆謗伏望優納懇辭俾從初服則臣迹常留於輦轂休歌曄曄之紫芝夢亦想於冕旒能賦猗猗之菉竹

乞免書筵講說舉贊成事安軸寮直副使

李穀自代牋

伏以致敬盡禮人君乃能得師推賢讓能臣子所以輔主臣頃承綸命久侍書筵患止迂疎而未足以啓沃見聞闒茸而無益於求上臣猶知愧孰不忍歟而況素髮蕭條玄花掩翳耳類許丞之重聽背同杜子之偏枯眷戀軒墀寧不忻桑榆之晚景顛隮溝壑恐難保松栢之歲寒切見僉議贊成事安某寮直副使李某清介無華端方有守失一句學問高於東方才名動於上

國擇於二俊替此一愚重帶談經彼得賛右文
之化閉門謝事臣何忘優老之恩

益齋亂藁卷第八

益齋亂藁卷第九上

有元贈敦信明義保節貞亮濟美翊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忠憲王世家

謹按本國世代編年 太祖姓王氏諱建字若天考金城太守諱隆妣韓氏唐僖宗乾符四年丁酉正月丙戌生于松岳南第生而聰明器度雄深包濟世之量昭宗乾寧三年丙辰年二十始仕泰封王弓裔為鐵原京太守屢立大功遷水軍將軍波珍餐侍中位冠百僚弓裔縱虐嗜殺

梁貞明四年三月騎將裴玄慶洪儒卜智謙申
崇謙等四人詣王之私第議曰今弓王無道惡
浮桀紂吾輩所以會此者欲公救民耳王變色
固拒之諸將曰天與不受反受其殃當今德望
誰有居公之右者豈可違天命受制於獨夫之
手乎夫人柳氏在帳中出曰舉義代虐自古有
之今聞諸將之言妾猶自奮況大丈夫乎手提
甲以被王身諸將扶擁而出令人前行呼曰王
公已舉義兵矣國人先至宮門鼓噪而待者萬
計弓裔聞之微服逭于巖谷爲斧壤民所害是

曰王即位于布政殿國號高麗二年都松岳郡十八年新羅王金傅請入覲其國臣庶皆隨之東騎連亘三十餘里十九年正月百濟王甄萱為其子神劒幽於金山佛寺逃奔錦城請入朝及至待以厚禮王親率三軍與神劒戰于崇善城斬之緩鑾徐行至百濟王都慰撫曰元兇已滅赤子何辜百姓大悅九月還受百官朝賀親制政誡一卷誡百寮詩八篇信書十條垂戒後嗣永為龜鑑二十二年晉帝遣國子博士謝攀等冊王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玄菟州大

都督高麗國王二十六年夏五月丁酉薨子惠
王立諱武字承乾相表奇偉膂力絶倫每從太
祖征伐四方執弓帶劍先導後衛與士卒同甘
苦百濟之戰奮勇先登大破之晋天福八年五
月奉遺命即王位三年九月戊申薨弟定王立
諱堯字義天四年三月丙辰薨弟光王立諱昭
字日華即位之初以禮接下恤孤寒重儒雅夙
夜惟寅刑政不濫六年令百官衣冠從華制九
年五月丙申命翰林學士雙冀知貢舉試得甲
科進士崔暹等科舉之興始此二十六年五月

甲午薨子景王立諱佃字長民温良仁厚不好
嬉遊既即位悉取前朝所受讒訴之書焚之中
外大悅六年七月丙午薨成王立諱治字温古
太祖之孫也宋太平興國六年七月景王寢疾
引入卧内執手囑國事景王薨王即位九年六
月令職在言責者事有不合於理當須固執確
論五品以上各言時政得失民間利害十一年
五月命五品以上各擧賢良所擧者德行才術
具疏名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薨穆王立
諱誦字孝伸景王長子成王愛如已子契丹統

和十五年十月受成王禪即王位十二年二月康兆叉三月十三日王薨顯王立諱詢字安世太祖之孫也穆王無子寢疾遣皇甫兪義迎立之放前代宮女百餘人罷教坊壞池苑放禽獸元年十二月契丹帝討康兆執歸誅之二十三年夏五月辛未薨子德王立諱欽字元良三年九月癸卯薨弟靖王立諱亨字中昭十二年五月丁酉薨弟文王立諱徽字燭幽十五年三月謁文宣王廟二十二年九月甲申中書令崔冲卒謚文憲公冲以門下生徒分為九齋日樂聖

大中誠明敬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自公卿適庶下至州縣舉子皆肄名籍中以習聖人之道文物由是益盛三十七年七月丁酉薨子順王立諱勳字義恭服喪哀毀過禮因得疾十月二十三日薨弟宣王立諱運字繼天十一年五月壬寅薨子獻王立諱昱二年八月以病讓仕于叔父雞林公明年二月甲辰薨肅王立諱顒字天常文王第三子也幼而聰華長而孝敬博通經史勤儉果斷文王寵愛之常曰後之復興宗國者其在汝乎始封爲雞林公遼壽昌元

年十月庚午受獻王禪即王位十一年十月丙寅薨子睿王立諱俁字世民三年七月親釋奠于文廟四年秋七月始爲國學試試取大學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純等八人分處七齋周易曰麗澤齋尚書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養正武學曰講藝十六年六月大旱開清讌閣命起居舍人林存講詩雲漢學士朴承冲講書洪範得雨十七年夏四月甲午薨子仁王立諱楷字仁表性仁孝寬慈好學問多才藝敬師傅禮臣寮睿王及王

右光明鍾愛四年國舅李資謙與平章事卓俊御作亂知茶房事崔思全兵部尚書金珦以義諭俊御俊御感悟擔王於肩仗劍一呼資謙之徒尾解王登廣化門樓軍民瞻望懽呼聲動天地十一年五月蝗蟲食松葉王諭群臣曰京房曰食祿不益聖化天亦以虫之無益於人而食萬物者予以不明用非其人苟聞昌言安敢不發其有公淸正直節義可尊者具以名聞將陟而勸之貪求冒利暴戾殘賊者勿論親疎貴賤以其罪聞將黜而戒之自是月不雨至秋七月

王如奉恩寺禱雨於太祖真得大雨三日二十
四年二月丁卯薨子毅王立諱晛字日新二十
四年八月鄭仲夫反與諸將官殲朝臣王遜于
巨濟弟明王立諱晧字之旦三年大僕卿金甫
當全州牧使張純祐等謀舉兵以迎前王不克
皆死仲夫遣李義旼弑前王十月一日前王薨
九年太將軍慶大升斬仲夫及黨與前朝逆臣
皆伏辜唯義旼逃以免二十七年遜位于弟樂
浪公至五年十一月薨神王立諱晫七年正月
丁丑薨子熙王立諱韺字不坡爲世子常聞經

遂與寮友講經史四年十月乙亥饗國老庶老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鰥寡孤獨篤疾癈疾賜物
有差七年十二月郎中王濬明謀誅崔忠獻不
克是月王遜于喬桐至高王二十五年八月戊
子薨康王立諱祦字法祐明王元子二年八月
九日薨子高王立諱瞮字大明寔忠憲王以金
明昌三年春正月十八日生崇慶元年七月二
十三日冊為王世子加元服王天姿慈祥謹厚
不妄言談嘗受學于名儒俞升旦留心經史初
晉康侯崔忠獻自明王時專國至是凡二十四

年子晋陽公孫佁繼政三十二年子晋平公孫沆孫諠又相次繼之擅廢立作威福者四世六十年王小心守法進退以禮故權臣雖跋扈莫敢凌也元年大蒙古太祖成吉思皇帝擧兵攻金金人大敗二年燕民餉天兵之留守者醉而殺之有遼之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等乘釁而起自稱大遼收國王以鵝兒乞奴爲元帥驅掠中京人民以非天兵請地及兵於我我不許丹兵遂闌入我疆保江東城王命左僕射寶守閣學士趙冲上將軍金就礪等將兵擊之五年

十二月成吉思皇帝遣元帥哈真副元帥扎剌
𢎐蒙古國行尚書省與東眞國大將完顏子淵
討金山王子等時天甚寒大雨雪粮餉不至丹
兵據險堅壁以待其衰哈眞遣使者十二人與
我德州進士任慶和偕來移書于我欲與共滅
丹賊結爲兄弟之國 勑趙冲就礪等出兵轉
穀合力破賊就礪至營中哈眞等使通事趙仲
祥語之曰果與我連和宜先遥禮蒙古皇帝次
則又禮萬奴皇帝就礪曰天無二日民無二主
天下安有二帝遂遥禮蒙古皇帝而不拜萬奴哈

真等大奇之又見就礪狀貌奇偉遂與同坐共
飲議破賊之計哈真曰兩國已爲兄弟何憂破
賊乎明日趙冲引兵至哈真與之合軍大振環
賊壘四面攻之賊計窮出降王子自縊其僞丞
相平章以下百餘人皆斬之於是哈真等與趙
冲就礪指曰兩國萬世子孫無忘今日分眞停
虜爲信我處之郡縣之間今處處有契丹場舊
地是也二十八年遣王姪永寧公王綧率衣冠
子弟十五人入爲禿魯花四十六年春三月王
將親朝以疾不果遣世子入侍至六月晦薨壽

六十八在位四十七年遺書曰教臣寮衆庶予德薄負重疾病彌留粤惟王位不可虛矧予亡子其德足以升聞于上乃命以位凡爾官司各執爾事聽受嗣王之令嗣王入朝未還其間軍國庶政聽於太孫卜宅之制務從儉德易月之服三日而除遵行上國喪制毋以死傷生武宗皇帝下詔追加封贈制若曰昔我太祖皇帝奮舉漠北也東征西旆分旬南服昭德示威所向臣妾惟時三韓境壤相聯天戈一臨故高麗國王王暾深察機運舉國內向事會之來間不容

髮自非秉志端慤明識遠慮疇克如是哉又屬
遼民餘孽僭竊島嶼狂肆弄兵陸梁假息覃煩
命將致討于時氷雪沍寒饋餉不通而瞰乃能
洪侍轉輸師皆宿飽軍興器仗資助無闕復濟
師徒往殄殘寇其於肇造開基立勳王室保民
興邦莫與之比故得守土享年殆將四紀澤及
後昆流慶斯永傳子若孫與國連咸不其韙歟
是宜追崇上爵仍易嘉名魂而有知歆茲異數
可贈敦信明義保節貞亮濟義翊順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忠

憲云世子之入朝也叅知政事李世村樞密院
事金寶鼎借將軍金承俊行省金大方少卿李
凝謁者吳軒李傑舍人鄭珣錄事李承衍李君
伯等四十人實從之至燕京憲宗皇帝南征駐
蹕釣魚山於是離燕京將詣行在道逕京兆潼
關守土者延至華清宮請浴溫泉謝曰此唐明
皇所嘗浴者雖異世人臣安敢褻乎聞者嘆服
至六盤山憲宗晏駕而阿里孛哥阻兵朔野諸
侯虞疑罔知所從時世祖皇帝觀兵江南世子
遂南轅間關至梁楚之郊世祖適自襄陽班師

北上奉幣帛謁于道世子軟角烏紗幞頭廣袖紫羅袍犀鞓象笏眉目如畫周旋可則群寮各以品服排班于後世祖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自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來歸我此天意也大加褒獎與俱至開平府本國以高王薨告乃命達魯花赤急伯叉護其行歸國中統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即王位是爲元王母曰安惠王后柳氏以金宣宗興定三年己卯三月十九日生乙未正月二十日冊爲世子諱禃字日新中統五年夏五月天子遣必闍赤忽兀禿

來詔曰今歲王公羣牧咸會上都王其乘驛而
朝秋八月王親朝從之者平章事李藏用樞密
院副使崔頔等五十人天子厚以待遇之諸侯
王莫敢望東民之被虜掠及逋逃而入中原者
斷自己巳年後悉歸之初權臣崔誼死高王遣
大將軍朴希實將軍趙文胄入告曰本國君臣
所以未盡事大之誠徒以權臣擅政不樂內屬
故爾今崔誼已死即欲出水就陸以聽上國之
命而天兵壓境比之穴鼠爲貓所守不敢出耳
憲宗然其言命罷兵賜二人金符遣之及是樞

寄副使林衍殺海陽公金仁俊及其黨與遂專
國政自知罪惡必為上國所討凶謀益甚十年
六月二十日擅立王之母弟安慶公琩為王王
出居西宮朝野莫不傷心世子諶在上國將歸
至婆娑府聞廢立事還入奏之世祖皇帝遣斡
朶兒不花李鶚等下詔曰諭高麗國文武臣寮
據世子來奏本朝臣下擅自將國王廢去以其
弟安慶公琩為王朕初聞之以為誠偽無徵未
可深信逮王嗣位以來未聞有過尚有過失諫
而不悛當控告朝廷以聽朕區處不告朝廷臣

吉佩服儒雅奮礪才猷初父命之親承以貢琛
而入覲會樞肅西巡于川徼而世皇南撫于江
瓀丞期行李之通寧恤歲華之易途屯以阻內
訌仍遘于家艱號潑其申還納旋膺于晝接中
統之風雲載啓三韓之疆宇重臨從容必中于
事機造次不忘于禮憲肯遣明廷之質有來冢
嗣之良鑾降展親示渥特殊于他姓服勤尊主
輸誠益拱于中天不忝諟是征屢爲先道奉朝斯
謹罔失常期孫繼尚于皇姬國充賚于碩輔有
爲有守昔勤濟之功多言盛言恭茲弼諧之望

著盍旌舊哲庸賁嘉稱太師維垣爵以敘其貴
君子如祉制以象其賢庶幾往訓之遵亦曰徽
彝之舉於戲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恩隨鑾檢以
頻疏惟有之是以以之系與鴨江而並遠可贈
端誠奉化保慶亮節康濟佐理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忠
敬云世子諱諶後改昛母順敬王后金氏以忠
憲王二十三年二月丁卯生焉忠敬王入朝未
還而忠憲王薨遺令軍國政務聽於太孫中統
元年忠敬王即位八月冊為世子明習國家典

下擅自廢立亘古以來寧有是理今遣使臣斡
朶兒不花李鶚等前去詳問若傳聞之誤王身
無災於女何責如其果然敢有將國王與世子
并其族屬一有戕害者朕必無赦汝等其明諭
朕心審思臣節當條具以聞繼遣黑的徐仲雄
等來命王復位親朝林衍憂懼發疽而死其子
將軍惟茂聞王與頭輦哥國王等引兵來於是
劫牒州郡卷入海島自率三别抄將以拒命大
將軍宋松禮中丞洪文系殺惟茂然後出江華
復宅松都惟茂餘黨掠士女盜府藏方舟而下

據珍島又移入耽羅王遣樞密副使金方慶與
上國元帥阿海皆討平之於是帝下詔曰頃以
林衍叛逆命將出師撫定爾國今罪人殲殄卿
以奠居古京東方無事矣然念罹茲變故東土
之人不無驚擾自茲已往卿其保全生聚諭以
朕意俾各安生業毋或妄生猜釁十五年六月
十九日薨壽五十六在位十五年武宗皇帝追
加封贈制若曰洪惟我祖天錫勇智正萬邦乃
眷爾家世篤忠貞有底績蓋本深而末茂其德
厚者流光故高麗國王王禃祗訓向方餙躬迪

故祖宗法度喜怒不形於色寬厚長者也幼嗜
學讀書知大義嘗與大司成金坵國子祭酒李
松縉唱和有集行于世至元六年入朝八年又
率衣冠子弟二十人入朝爲禿魯花十一年暨
降忽篤怜迷思公主是年忠敬王薨詔曰諭高
麗國王宗族及大小官員百姓人等國王在日
屢言世子可以承替今令世子承襲國王句當
凡在所屬並聽節制由是八月歸國即王位時
軍旅之後民物凋瘵公主性嚴明果斷內外震
懾王濟之以柔事無過舉數年之間國家晏然

風俗歸厚以本國官制有同於上國改中書省尚書省並為僉議府樞密院為密直司御史臺為監察司吏禮部並為典理司刑部為典法司其餘官寺之名皆改之侍中為中贊平章事為贊成事叅政為叅理金紫光祿為匡靖銀青光祿為奉翊其餘階官之名亦改之是年遣堂弟帶方公王澂入朝為禿魯花先是帝賜日本國王書諭以入朝又遣趙良弼為宣撫使以往竟不得其要領及王即位帝以金方慶討耽羅其方略威信可屬大事召至闕庭命修戰艦

與元帥忽篤浮海討日本破其一歧對馬伊蠻
等島以粮盡還八年辛巳即至元十八年也又
大舉忻篤茶丘領蒙漢軍發合浦亡宋降將范
文虎領蠻軍發四明期至日本城下合戰王復
以金方慶爲元帥領高麗軍偕進范文虎後期
且值大風蠻軍皆沒忻篤茶丘等亦多棄士卒
僅自脫歸金方慶獨力戰至覇家臺諸軍不繼
亦引還於是詔王爲征東行省丞相負吏皆從
王保舉不拘常選十四年乃顔叛王歸境內軍
士刻日親征許在未至乃顔敗帝謂王地遠不

及事勸王之誠足勸天下即令罷兵乘驛而朝乃顔之黨哈丹收散卒衆號十萬寇掠水達達女眞之地闌入我疆分軍爲二一自鐵嶺一自竹田直趨王京王命萬戶印侯韓希愈羅裕禦之會帝遣乃蠻歹薛闍干等引兵來逐與之合大破哈丹于燕岐之野匹馬無還者然比年國人征戍轉餉失其農業以致飢饉帝以海船輸江淅米十萬石賑之二十年入朝帝尚與議立成宗以王先朝勲戚遇之甚厚所言皆聽大臣丞相伯顔完澤達罕忽古孫太師月知節亦莫

敢紊禮二十兩年公主薨以病遜位于世子謜
封爲逸壽王明年復位又十一年薨壽七十三
在位三十五年武宗皇帝加封贈制若曰朕觀
今天下有民社而王者唯是三韓及祖宗而臣
之殆將百載一家父菑而子復肯播曰我舅則吾
謂之甥既勳以親宜貴與富禮克先於事大典
可後於追崇故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
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右丞
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王昛移孝爲忠易威
以惠禮樂刑政之修者典章文物皆粲然惟大

猷之是經與小心之以翼初由世子已帝女之
降鸞旋俾嗣王非公孫之後始遂罷時貢其古
物顧同歲賜於宗親責秉鈞以東征期冀挽于
南面追叛王挺身於遼水出奇兵壓卵以大山
戰踵未還迸首已擭雖居位未周夫三紀而享
年實過于七旬中壽共言今代希有剏其子式
穀之是似則斯人從世爲不忌自官階而進之
至師垣而極矣夫既封玄菟之墓表滄渤以爲
襟何必刑白馬以盟誓黃河之如帶尚朔貞魂
庸服恤章可贈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

寅亮弘化奉慶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尙書
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謚忠烈翰林學
士丞旨姚燧之詞也忽篤憐里迷思公主至元
甲戌東歸明年九月丙戌生世子始諱謜後改
璋字仲昻方在襁褓公主入朝抱以見徽仁裕
聖皇后后拍手呼之便匍匐投諸膝下后名之
曰益智禮普化至年十六入朝世祖皇帝引見
便殿隱几而卧問爾在國讀何書對曰有師儒
鄭可臣閔漬在此宿衛之暇時從質問孝經論
孟帝大悅試喚可臣來世子引與俱入遽起而

冠責曰爾雖世子吾甥也彼雖陪臣儒者也何
得令我不冠以見因賜坐問本國世代相傳之
序理亂之迹自辰至未聽之不倦其後命公卿
議征交趾有詔高麗世子之師二人丕與同議
二人議曰交趾遠夷勞師致討不如遣使招來
如其執迷不服聲罪而征之一舉可以萬全對
稱旨於是可臣遂授翰林學士遺直學士時人
榮之成宗初尚寶塔實怜公主受遜位于忠烈
王大德二年即王位任賢使能去邪革弊時有
驛騎病肥驛卒病瘇之語盖人畜之習於奔走

者得父聞必致此患以言使者之辭也公主之
乳媼與本國患得之人潛謀以公主失愛訴于
中宮以故召入宿衛者十年武宗仁宗龍潛與
王同卧起晝夜不相離大德十一年王與丞相
達罕等定策奉仁宗掃内難以迎武宗功為第
一封瀋陽王推忠揆義協謀佐運功臣駙馬都
尉勲上柱國階開府儀同三司寵眷無出右者
仁宗為皇太子王為太子太師一時名士姚燧
蕭㪺閻復洪革趙孟頫元明善張養浩輩多所
推轂以備宫官至大元年忠烈王薨奔喪晝夜

不息十餘日至王京及出殯斬衰之服步至山
陵復土然後乃歸先世未嘗行也於是冊為征
東省右丞相高麗國王兼瀋王壽拜太師初本
國權臣仍世專政集文士有才望者置之府中
號政房百官陞黜皆令注擬啓于國王王不得
已皆可之即施行焉宰相拱手奉行文書而已
權臣亡政房之名猶在故執政承旨權重於宰
相至是王謂安有宰相而不知銓選者乎遂以
文資之選歸之典理而首相主之武選歸之軍
簿而亞相主之官人之法頗近於古定田賦立

益法修荒政杜偉門規模甚備而臣下莫能奉
承成其義意故澤之及民者未洽有識至今惜
之皇慶癸丑遜王位于世子江陵君諱燾一名
阿剌忒實里尚英王女又尚魏王二女王有兄
曰江陽君滋以非公主子不得立有子三人王
愛撫如所生取第二子養之宮中名暠一名完
澤禿令襲爵為瀋王尚梁王女王既謝兩王位
留京師邸稱病不朝請所居堂名濟美基德痛
掃溉閉戶焚香竟日危坐飲酒至多乎居不進
一盃疏中唯飼一馬聲色之娛鷹狗之玩一不萌

于心唯酷嗜浮圖法捨本國舊宮為旻天寺極
土木之工範銅作佛三千餘軀泥金銀寫經二
藏墨本五十餘藏邀番僧譯經受戒歲無虛月
人或以為言好之彌篤延祐初有鮮卑僧上言
帝師八思巴製蒙古字以利國家乞令天下立
祠比孔子有詔公卿耆老會議國公楊安普方
主其議王謂安普曰師製字有功於國祀之自
應古典何必比之孔氏孔氏百王之師其得通
祀以德不以功後世恐有二論事雖竟行聞者
韙之科舉之設王嘗以姚燧之言白于帝許之

及李孟為平章政事黍行焉其源盖自王發也
右丞相禿魯罷遣李孟至王邸諭以爰立之意
王謝曰臣小國藩宣之寄猶懼不任乞付於子
陛下許之矣況朝廷之上相弍安敢貪榮冒處
以累陛下之明臣老矣專心事佛以祝聖壽臣
之分也敢以死請帝聞之笑曰固知渠善避權
也乃止其謹慎如此延祐己未請降香南遊江
淛至寶陁山盖知時事將變異以避患伯顏禿
古思者本國少尹朱昆家奴也自宮為閹寅緣
事仁宗于藩邸倿險多不法王深嫉之伯顏禿

古兒亦知其然思有以中傷者以帝及太后眷王之深不得發帝崩孛哈八吉思百計誣譖英宗不之察以學佛經為名竄之吐蕃恭定帝召還京師欲使返初服之國為王王固辭焉二年五月辛酉薨壽五十一在位凡七年王聰明強記凡事一經耳目終身不忘每論三代漢唐君臣得失袞袞不窮尤喜大宋故事嘗使其寮佐讀東都事略聽至王旦李沆富韓范歐陽司馬諸名臣傳必擧手加額以致景慕之思至丁謂蔡京章惇等姦臣傳靡嘗不切齒憤惋其好賢

嫉惡蓋天性云

益齋亂藁卷第九上

益齋亂藁卷第九下

史贊

太祖

臣齊賢曰臣又事忠宣王王嘗言我太祖規模德量生於中國當不減宋太祖宋太祖事周世宗世宗賢主也待宋太祖甚厚宋太祖亦為之盡力及恭帝幼沖政出太后迫于軍情而受周禪蓋出於不得已也我太祖仕弓裔猜暴之君三韓之地裔有其二太祖之功也以不世之功處必疑之地可謂危矣而國人歸心將士推戴

然猶固讓欲殉延陵之節吊伐之事亦豈得已
哉其好生惡殺而信賞必罰推誠功臣而不假
以權創業垂統固宜一揆矣至若宋祖以江南
李氏比之鼾睡臥榻則石晉所賂契丹山後之
十六州蓋視以為囊中物旣收北漢將長驅以
定秦漢之疆耳我太祖即位之後金溥奉賓甄
萱·來虜而釐革西都親巡北鄙其意亦以東明
舊壤為吾家青氊必席卷而有之豈止操鷄搏
鴨而已哉由是觀之雖大小之勢不同二祖規
模德量所謂易地皆然者也忠宣聰明好古中

原博雅之士如王構閻復姚燧蕭𣂏趙孟頫虞集皆游其門蓋嘗與之尚論也

惠王

臣 齊賢曰羽父請弑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不聽亦不討之終致蔿氏之禍王覬之譖兩王弟亦羽父之意也惠王不致之罪顧使居左右其免於袖刃壁人之謀可謂幸也時去太祖袞代甫耳覬之不義而得衆已能如漢魏之曹馬耶其未有以竄殛之何也嗚呼小人之難遠也如此哉可不誡哉

定王

臣齊賢曰定王以人君之尊步至十里所浮屠之宮以藏設利又以七萬石穀一日而分賜諸僧一遭天譴喪心生疾所謂君子求福不回歟以宜内者亦嘗聞其說耶疾既大漸能以宗社付之親弟不使如王覬者覬覦於其間是可嘉也已

光王

臣齊賢曰光王之用雙冀可謂立賢無方乎冀果賢也豈不能納君於善不使至於信讒濫刑

耶若其設科取士有以見先王之雅有用文化俗之意而其亦將順以成其美不可謂無補也惟其倡以浮華之文後世不勝其弊故宋徐奉使兢譔圖經言取士用詩賦論三題不兼問時政視其文章騈驪唐之餘弊云

景王

臣 齊賢曰滕文公問井地於孟子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三韓之地非四方舟車之會無物

産之饒貧適之利民生所仰只在地力而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不易之田絶無而僅有也經界之正若慢其利害比之中國相萬也太祖繼新羅衰亂泰封奢暴之後萬事草創而爲口分之法歷四世景王作田柴之科雖有疏略亦古者世祿之意也至於九一而助什一而賦及所以優君子小人者則不暇論也後世屢欲理之終於苟而已矣蓋其初不以經界爲急撓其源而求流之清何可得也惜乎當時群臣未有以孟子之言講求法制啓迪而力行之也

成王

臣齊賢曰行選官御事崔承老上書成王曰臣竊見開元史臣吳兢撰進貞觀政要欲勸玄宗勤修太宗之政蓋以事體相近不出一家而其政休明可謂師範故也自我太祖開國已來臣所及知者穆王諱誦在臣心今謹錄五朝政化善惡之跡可鑑可戒者謹條奏以聞伏審我太祖神聖大王時當百六諠王諱電叶一千當初剪亂夷凶天生前主而假手在後齊圖受命人知聖德以歸心於是值金鷄自滅之期乘丙鹿再興之諠王

諱運不離鄉井便作閒庭定遼浿之驚波得秦韓之舊地功德莫大焉若契丹者與我連境宜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我乃絶其交聘者以彼國相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不顧舊盟一朝殄滅故太祖以為無道之甚不足與交所獻駱駝亦皆棄而不畜其防患爭未然者有如此也渤海既為丹兵所破其世子太光顯等領其餘衆數萬戶日夜倍道來奔太祖憫念尤深至賜姓名使奉其本國祖先之祀其文惠王諱武參佐以下皆優沾爵命急於存亡繼絶而能使遠人來服

者又如此也百濟甄萱兇悖好亂殺主虐民太祖聞之不遑寢食行師討罪卒成匡復其不忘舊主定傾扶危者又如此也自新羅之季西北邊民每被女眞往來侵盜太祖遣一良將鎭之不勞寸刃邊境無虞其知人善任柔遠能邇者又如此也新羅君臣諠諱王盡數窮自求歸化讓至再三然後許之東自溟州至興禮府其間百十餘城莫不懷于有仁應時來服其能以禮讓人無不服者又如此也唯甫平百濟不得已而用兵或有臨敵便降或有望風備伏雖交鋒刃

不欲殺傷可謂仁者無敵也甄萱積惡數十餘年終為逆豎所囚逃奔于我請兵討逆太祖雖從其請猶且緩期待其請至勤然方行天罰其仁篤好生聽王武期不殺者又如此也甄萱為積年餘敵背盟縱惡罪不可計方其困厄厚禮迎致及其殞歿亦優賻贈其道貫幽明義周存沒者又如此也洎平百濟車駕入城哀恤窮民厚加慰諭下令諸軍秋毫無犯南北父分新舊又別太祖撫之如一終始不渝其含弘寬簡又如此也自成一統以來事大以禮交隣以道居安

無逸接下思恭貴道德崇節儉卑宮室而期於粗庇風雨惡衣服而取其但禦寒暑好賢樂善舍己從人恭儉禮讓發於天性況生長民間備嘗艱險衆人情僞無不具知萬事安危亦能先見所以賞罰不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知人不失其才遇士必得其力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其知懲勸之方得帝王之體者又如此也但以創業之初致平日淺禮樂之間猶多闕之未及周備忽遺弓劒蓋國人之不幸寔天道之難諶深可惜也惠宗久在東宮累經監撫尊禮師傅善

接賓僚由是令名聞於朝野及初嗣位衆舉欣然時有人譖定宗兄弟謂有異圖惠宗聞而不荅亦無所問恩遇愈豐待之如初故人皆服其大度既而不修德政過惜身命左右前後常以甲士相隨蓋為疑人大甚大失為君之體加以偏賞將士恩澤不均内外怨嗟人心携貳又即位踰年便致沉痾牀枕之間淹延歲月於是朝臣賢士不獲近前鄉里小人常居卧内厥疾彌篤嗔恚日增三年之間民不見德晏駕之日粗得免其横禍可不痛哉定宗在藩邸時早有令

則惠宗寢疾彌留宰相王規等潛有所圖窺覦
王室定宗先認之密與西都忠義之將定計而
為備及內難將作衛兵大至故奸計不成羣兇
受誅雖由天命亦在人謀豈不偉歟自定宗至
今三十有八年洪祚之不絕亦定宗之力也定
宗既以連枝得繼夙夜孜孜銳精求理或然燭
而引見朝士或旰食而聽斷萬機故即位之初
人皆相慶及乎誤信圖讖決議遷都又天性剛
毅固執不移暴徵作役勞動人夫雖上慮爲善
乃群情不服怨讟由是而興災應速於影響言

及西遷永辭南面誠可痛也光宗禮有加於接
下鑑不失於知人不阿親貴而常抑豪强無棄
跡賤而惠鮮鰥寡自即位至于八載政教清乎
刑賞不濫及雙冀投化以來爲重儒術恩禮過
豐由是非才濫進不次驟遷未浹歲時便爲卿
相或連宵引見或繼日延容以此圖歡怠於政
事軍國要務壅塞不通酒食讌游聯綿靡絶於
是南北庸人競願依投不論其有智有才皆接
以殊恩殊禮所以後生爭進舊德漸衰雖重華
風不取華之令典雖禮華士不得華之賢才於

百姓則益消膏血之資於四方則剩得浮虛之
譽因此不復憂勤庶政而接見賓僚故猜忌日
深都俞日阻時政得失無敢言者加以要憑佛
法欲滿希求常行之齋設既多別願之叢修不
少專求福壽但作祈禱窮有涯之財力遂無限
之因緣自輕至尊好作小善又於出入宴遊莫
不窮奢極侈以其目前無事將謂法力使然凡
所作為不欲儉改宮室必踰於制度服食須極
於珍纖土木之功不以時伎巧之作無休日略
計常時一歲之費足為太祖十年之費又及季

外多殺無辜臣愚以為若使光宗恒思恭儉節
用勤政如初則豈不永命纔得享年五十而已
哉況自庚申至乙亥十六年奸兇競進讒毀大
興君子無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母奴
論其主上下離心君臣解體舊臣宿將相次誅
夷骨肉親姻亦皆剪滅惠宗之克全兄弟定宗
之能保邦家若論恩義可謂重也兩朝皆唯有
一子亦不使保其性命非但不報其德亦復深
結其冤又至末年於己一子亦生疑忌故景宗
方在東宮每不自安幸而得嗣其位嗟乎何其

善於前而早得令名不善於後乃至斯乎深可痛也景宗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門外之事不曾見知但以天性聰明當其先考末年能免悔尤得嗣天位焚積年讒毀之書放累歲無辜之獄寃憤悉除朝野稱慶但以不諳政體專任權豪害及宗親咎徵先見後雖覺悟責無所歸自此邪正不分賞罰不一未及于理倦倦于勤遂至色荒喜觀鄉樂繼以博奕終日無厭左右唯中官內竪而已由是君子之言無自而入小人之語有時而從亦早有美名而晚無令

德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忠臣義士誰不痛之此乃聖上親所見知者也然景宗亦有足稱美於無窮者何也其當初遘疾未及危篤遂於卧内引見聖上執手與言付囑軍國不唯社稷之福亦是人民之幸也唯若惠景二宗嗣位皆在春宮理在必然人無異望至於堂從兄弟非有分明付托則爭端必起惠宗兩年寢疾而終有子曰興化郎君而雖或年少以無明囑故事歸於諸弟定宗自被羣臣翊戴以纂大業臨終亦早傳位於光宗以安宗社定景二王之遺命

可謂明矣又曾見惠定光三王相繼之初百事未寧之際兩京文武半已殺傷况蜀光宗末年世亂讒興冗繫刑章多是非辜歷世諱順王臣宿將皆未免誅鋤而盡及景宗踐祚舊臣存者四十餘人耳其中亦多遇害皆由後生讒賊豈不悲哉先朝不保永年多因此禍後世可以爲鑑誠伏惟殿下以上聖之德遇中興之期因先君遜讓之恩纂列聖厖鴻之業內外同歡人臣相慶所謂天授人與者也聖上若克遵太祖之遺風何異玄宗追慕文皇之故事耶聖上又能取

捨四朝之近事則憲宗有保全骨肉之功可謂
友于之義也定宗先知亂萌克定蕭墻之難而
再安宗社傳授至今可謂智謀之明也光宗八
年之理所謂善否之均也景宗放先朝寬獄數
千燒積年讒毀之文所謂寬仁之至也凡四朝
為政之跡大略如是聖上宜取其善者而行之
其不善者而誡之除不急之務罷無益之勞因
善始之心慮克終之義日慎一日雖休勿休雖
貴為君主而不自尊大富有才德而不自矯矜
唯敦恭己之情不紀憂民之念則福不求而自

至災不禳而自消聖君胡不萬年王業豈唯百世而已哉臣愚昧忝職樞機旣奏陳之有心又回避之無路謹錄鄙懷不出時務計二十有八條隨狀別封以進其二十八條載之本傳承老見成王有志可與有為乃進此書皆實錄也成王立宗廟定社稷贍學以養士覆試以求賢勵守令恤其民賚孝節美其俗每下手札詞旨懇惻而以移風易俗為務及乎契丹意在吞噬遣將來侵夙駕西都進兵安北即寇準澶淵之策也其欲移關防於邑嶺棄委積於大同當時庸

臣之議耳必非成王之本意也嚮若觀承老此書悅而繹之去浮夸務篤實以好古之心求新民之理行之無倦而戒其欲速躬行心得而推己及人齊變至魯魯變至道可冀也蕭遜寧爭能誣不恤民事以興無名之師成王聞契丹來侵使李蒙戩知契丹軍營問所以來侵之意其將曰汝國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罰李智伯安敢援不華土風以爲却敵之策乎成王樂慕華風國民不喜及契丹之難知信州李智伯奏言復行先祖法度不爲他方異法國家可保矣由是燃燈八關仙郎等事不絕然其未老而樹繼嗣爲國家之慮長矣臨絕而愓肆赦達死生之理明矣所謂有志而可

與有爲者非耶嗚呼賢哉

穆王

臣齊賢曰慶父犯禮於魯不韋嫁嫡於秦齊桓尸姜始皇轘毐何救萬世之恥哉不識覆車之轍防閑於初子母俱罹其殃社稷幾至於亡嗚呼宣讓之不幸也抑非不幸也

顯王

臣齊賢曰侍中崔文憲公冲述贊曰傳稱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千秋太后自縱淫荒潛圖傾奪穆王恐傷母心隱而不禁及乎病殆知百姓之

屬皇挑千秋之惡黨遠馳遺命俾固本支然以姨母貽蘖茂臣逆謀強隣伺釁興師入境京闕俱燼乘輿播遷反正之後和戎結好僅葺修文薄賦輕徭進賢登俊修政公平寬民安輯內外底寧農桑屢稔所謂天之將興誰能廢之者豈不然哉文憲之言世所謂命也句踐嘗膽雪恥會稽小白忘莒遺患於齊人君特有天命縱欲敗度雖得之必失之是故君子理思亂安思危愼終如始以對天休始顯王所謂吾無間然者乎

德王

臣齊賢曰慶陵朝頭陁山人李承休進帝王韻
記有曰德何止四年鳳鳥來呈瑞考之實錄未
見其事唯俚俗相傳言鳳之來也群烏隨而噪
之鳳乃飛去國人憎烏少長持弓彈射德王一
代京城無烏夫鳳羽族之長也爲群烏所逐豈
曰鳳哉盖韻記之無稽耳德王居喪能盡子之
孝爲政不改父之道任用舊臣徐訥王可道崔
冲黃周亮之儔朝廷無欺弊而民安其生雖微
鳳鳥尊號曰德不亦宜乎

靖王

臣齊賢曰契丹貪暴不足保信聖祖深以為誡然而章其一災而棄舊好亦非計也顯王艱難反正日不暇給德王未及方剛之年尤宜戒之在闓王可道議絕和親不若皇甫俞義繼好息民之論也靖王嗣位三年我大夫崔延嘏如契丹四年契丹使馬保業寔來自是復尋懽盟感之匪由至誠致之必有奇策君子以為善繼善述以保其國

文王

臣齊賢曰顯德靖文父作子述兄終弟及首尾幾八十年可謂盛矣而文王躬勤節儉盡用賢才愛民恤刑崇學敬老名器不假於匪人威權不移於近昵雖戚里之親無功不賞左右之愛有罪必罰宦官給使不過十數輩內侍必選有功能者充之亦不過二十餘人冗官省而事簡費用節而國富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家給人足時號大平宋朝每錫褒賢之命遼氏歲講慶壽之禮東倭浮海而獻琛北貊扣關而受廛故林完以爲我朝賢聖之君也獨其從一畿縣作一

僧寺修峻宇於宮闕侔崇墉於國都黃金爲塔百物稱是殆將比擬蕭梁而不知欲成人之美者嘆息於斯焉耳矣

順王

臣齊賢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然而國君能爲齊衰之服饘粥之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使四方來觀而悅者鮮矣順王毁性成疾四月而逝雖過聖人之制其愛親則天至矣悲夫

宣王

臣齊賢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觀宣王文德殿餌樂詩有類於趙孟視蔭愒日之語何哉趙孟列國之卿其語偷君子尚譏之況王者乎以宣王聰明好學不讀非聖之書而無苟且之意明良賡載之歌則尚矣大風慷慨之作何遽不若乎不及三年遂棄羣臣嗚呼

獻王

臣齊賢曰禹之傳子爲慮後世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動者分素定也顯之三子兄弟相傳以及於順順以居喪過哀夭折無嗣而傳於宣宣薨而太子嗣是爲獻王國人習熟見聞乃謂

宣有五弟而立孺子以是歸非何不思之意也
唯不得周公於親博陸於臣委任而輔政宜矣危
且亂可翹足而待也後世有不幸而遺矣設覬
於襁褓之中者可以此為識哉

肅王

臣齊賢曰以漢高祖知人之明每謂惠帝柔仁
而趙王如意似我屢欲易太子而不知代王之
終為太平天子封之邊郡然代王免呂氏之禍
以無寵也唐太宗之賢而不克定嗣卒用昏童
乃使凶牝啄其孫殆盡尤可歎矣兩漢四百年

臨天下者皆孝文之裔也唐三百年自中睿訖
昭哀亦太帝之後也用此觀之天也非人也我
文考十九子而以再興宗國期肅王於齠齔之
年而肅王由藩侯紹大統智以定亂仁以底平
有子若孫克明克類繼繼承承以至于今四百
餘年斯豈非天乎雖然傳曰知子莫若父者其
文考之謂乎

諸妃傳序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
而禮義有所措夫婦人倫之本也國家理亂罔

不由之亂卵生商龍漦滅周楚以樊姬昌息以嬀氏亡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故述諸妃傳其無子無大善惡者畧之

宗室傳序

國家之制宗室稱諸王猶漢諸劉唐諸李謂同姓耳非爵也親而尊者爵為公其次為侯疏者為伯幼者為司徒司空內足以贏其生外足以尊其勢不使之莅官臨民祖宗所以保親戚也金寬毅王代宗錄任景肅璿源錄宗女與宗子並列討其世譜棼然莫之辨也小白君齊而姑

姊妹不嫁錮父娶吴而謂之吴孟子爲不足譏歟表而出之又豈春秋諱魯之法乎宗女雖親且貴婦人外父母家可略也已

策問

問讀論語每以諸弟子所問作巳問而以夫子之言作令日耳聞其讀史亦於君臣之際事機之會以身處之如何而可如何而不可然後方有所益先儒盖有此論矣且如樊遲請學爲農圃子張學干祿季路則問事鬼神顔淵則問爲邦亦各言其志也巳矣諸生若及夫子之門其

所問而願學者何事管仲事小白狐偃事重耳雖其以力假仁陰謀取勝皆所以攘夷狄尊王室也仲也致功烈其卑之譏偃也貽譎而不正之誚斯亦未為得也叔孫通不為高祖制禮儀則醉號擊柱孰謂其不至於叛而先王之禮之喪通使之也朝錯不為景帝削諸侯則僭禮踰制幾何其不至於亂而七國之兵之起錯促之也諸生若當仲偃之任能樹其功而無其過歟遇通錯之時能救其弊而免其責乎勿夸勿誕請以實陳

問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然則經界井田什一者爲天下國家所宜先務也自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秦日以富強卒幷天下阡陌之爲利似愈於井田也孟子之言果是漢高祖入關代秦除其苛法以收民心不議井田之復其後孝文之愛民孝武之好古而賈誼董仲舒亦未嘗一言及此何也我祖宗垂統守成四百年於此矣經國

之謨取民之制要皆合於古而可傳於後也所謂內外足半之丁轉祿之位役分口分加給補給之名租稅之數肥饒磽薄九等之品五種之宜與夫曰負曰結所以量地者曰斗曰石所以量穀者其與古者經界井田什一之法有同不同乎法制之行已踰四百年既久矣不能無所弊或仍或改有可不可乎近世來功臣祿券賜牌之田佛寺判定施納之田行省理問所巡軍忽赤內乘鷹坊受賜之田權豪之兼幷姦猾之匿挾所以毒於民而病於國者紛然而作倉廩

之入比之江都攻守危急之時什不能二三焉萬分一有三五年水旱之災何以周其急千百軍餉饗之費何以共其用乎去歲前政丞王脫歟左政丞金那海入朝上國天子有令使之歸而整理之二政丞旣歸置都監號以整理於是辭頌忿諍多於麻粟逮繫訊鞫疾於風雨豪猾頗亦知懼而謗讟不可遏止一奇三萬之死而已致朝廷之詰而勢若不復振焉向所謂毒民病國者豈不益肆而無所憚哉夫奉天子之命理一國之政使希世之恩不下究在朝廷之議

天下之論如何哉南北喜事之士上書都堂請立省東方變其土俗幸賴朝廷以我慕義勤王之功世皇優恤之詔閣而不行者屢矣今無乃乘其幾會欲售其說乎夫有為於不可為之時然後為難能也諸生皆有志於國家請言其可以有為之說

問帝王之統若四時之相代有不可紊天命人心之所歸又不可誣也三五已前邈哉邈乎雖有載籍莫考而徵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下訖于周及其衰東西而分祖龍遂帝四海二世而漢

氏代十二世而巨君篡祖龍巨君見謂紫色鼃
聲餘分閏位而子長述秦之紀溫公紀新之年
何也東漢分而為三國西晉亂而為五胡拓跋
氏高氏宇文氏賀六渾氏劉氏二蕭氏陳氏角
立南北索虜島夷是非蜂起所謂君四時之相
代者果安在哉隋唐一天下至于五季禮亂極
矣契丹既割據于北宋地只限白溝康王雖播
越于南金兵未逾長江人心天命之歸又安在
哉是皆不可不辨者也漢雖唐壘列于帝紀豈
堅永叔之筆為得春秋之法乎程伊川以武氏

比女媧謂之非常之變而不及呂氏亦有說乎公孫臣之流終始五德之論又足據乎今所以問於諸生亦欲自質其疑而已

問論語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敎之又曰善人敎民七年可使卽戎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此皆聖人之言而學者所宜服膺也國家服事皇允中外無虞閭閻櫛比行路如織民日以蕃野日以闢化斥鹵以永耕利蕃蔚以大耘豈非庶矣乎

而受名田供賦役者百無二三焉豪勢之家器
列金王商賈之婦衣曳羅縠豈非富矣乎而罄
衣食償利息者十常八九焉幸際休明天下同
文家有程朱之書人知性理之學教之之道亦
寖幾矣而韋布之博學篤行者果誰搢紳之成
德達林者能幾爲士尚爾於民何誅往者旣族
辨臣神邑再部忠敬忠烈作於前忠宣忠肅承
其後倚重之臣責難之佐宜有所謂善人焉用
能匡救將傾式至于今仍盖教民而爲邦也必
寔然而蜂起之倭挐舟犯疆謀所以遂捕之未

免浚編戶以充賫糧驅農夫以補卒乘莫見令
行而禁止徒聞頗望以訛言豈所謂可以節哉
乎患失之夫不逞之徒敢爲蕭墻之憂自遠方
朝之肆豈所謂勝殘去殺乎有合坐以謀讒有
政房以黜陟監察之司繩愆而格非典法之吏
讞疑而斷獄而我主上殿下仁厚慈儉不喜遊
畋不邇聲色延訪耆艾 體貌大臣修曠代之禮
文躬大享於宗廟政丞 德禮以道以齊者可謂
云爾已矣然而廷無揖 讓之風野無時雍之俗
忿諍交騰盜賊竊發比 猶幸免之恐不可得況

望其恥且格乎凡此之故何也詔令屢下講之
朝遇顧理之君宜盡意遠思跡求馴致此弊之
由指陳作新斯民之術有司者將獻吾君而施
于國家夫豈小補哉

范增論

或問漢用三傑而王楚不用范增而亡然則增
孰與三傑賢曰增方之陳平猶謂不足況於三
傑乎高祖之寬仁項羽之猾賊增所知也莫予
信於背約而羽背入關之約莫不仁於殺無罪
而羽坑已降之卒莫予義於弑君而羽殺懷王

其至五年而後亡亦幸也高祖則初入關也五星聚于東井天與之也其王漢中也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而項氏亦予之臣亦多歸漢人與之也王陵之母昔自殺而不忍其子之背漢與楚高祖之必王項羽之必亡匹婦之所明知也增從必亡之人不能從必王之主其爲不智明矣向使羽用增之策終亦幸免於亡矣曰增既委質於項氏雖知其必亡焉得而背之哉曰始懷王以宋義爲上將羽爲次將增爲末將使北救趙當是時　豈羽之臣乎羽擅殺上

將詐報於君可謂無道且前攻襄城襄城無噍類諸將皆謂羽不可使先入關如是而增竟從羽見疑以死陳平則知羽不足與為天下杖劒歸漢而為謀臣故曰方之陳平猶為不足況於三傑乎

伍負蘇不韋論

東漢蘇謙與司隸校尉李暠有隙暠以事収謙掠死獄中而刑其屍其子不韋變姓名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於諸陵間不尅與兄弟入大農窖中鑿地達暠寢室殺其妻及小兒而暠有

備乃馳往魏郡掘嵩父塚斷其頭以祭譙墓嵩憤恚歐血死當時士大夫多譏其歸罪枯骨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聞之曰子胥憑威闔閭雪怨舊郢但鞭墓戮屍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靡因靡肯冒觸嚴禁分骸斷骨以毒生者使嵩不得其命比之於員不亦優乎予曰林宗以不韋優於伍員則可矣其所以優之之義則謬矣若以復讐論之則員不必劣而不韋獨優也若論大義則二子之優劣較然自分矣何也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人臣之大節員

兩失之初楚王執伍奢而召員曰來免而父而員不來夫父得罪於君猶將自至庶一感悟其君況以免其父召之雖知其不誠不俟駕而行固人情也員抗以後報而竟不來是促父之死也君子違不適讎國大夫士去不說人以無罪而員誘蛇豕之吳蹈宗國發掘陵墓鞭其君屍不孝與不忠莫甚焉不韋之於李高正得不共天下之義而無倒行逆施之罪林宗不務論此而區區辨其復讎之難易以為優劣豈不謬哉

謁三王廟各獻頌

禹

昔者洚水天下皆是下民罹毒靡所底止匪我斯理宣其魚乎三過其室不子呱呱昏墊是憂胼胝非苦載瀹載疏九有乃土民受厥賜何千萬年將聖有言吾無間然

湯

於皇天乙長發有殷聘賢畝畝學焉而臣綱開三面四海歸仁樂天事葛伐夏順人匪明厥德胡信于民格言斯在日新又新

文王

周家積累爰自后稷西伯勃興儀刑四國夷牙
就養虞芮質成崇揮易象剸致須聲分三有二
不怨服事文在茲乎德其至矣

秦城銘

秦虎咆哮六畢四一愚浮黔首識惑古月萬里
成城首尾碣囊括邉雲鉤聯海日牛牟憧憧
踐覆白骨雨泣愁魂川沉怨血民盡瘡痍杵音
未絕豈料蕭牆禍成腐孽高赤厥孫嬰素其車
城故不圮咸京為墟猶蝎之木皮完裏虛雖封
以植辛顛且枯材雄識闇嗟乎政乎

息影菴硯銘

重而堅得之天滌以新存乎人

崔春軒壺矢銘

壺虛其心矢直其理匪直匪虛匪壺匪矢必慎必中若虞張機詭遇獲十勝不償識勿邀而墜勿旋而倚君子之嬉君子之規

金樞密思亭銘

翼彼亭斯名之曰思云誰之思父義母慈萬歲之藏陟焉望之維桑之敬伊蒿之悲蚤夜永慕沒齒匪虧籍爾世祿奉爾天資以蒲以傲以敎

以嬉載瞻斯爲不其悪而子兮子兮尚克念兹

白樂天眞讃 幅巾野服曳杖獨行

駱旣竟鸞素亦不留龍門泉石飄然獨游

蘇東坡眞讃 黃冠橫策坐嘯石上

金門非榮瘴海何懼野服黃冠長嘯千古

松廣李國師眞讃 奉教譔

國師乾乾有德與年王命寫像載瞻載虔是身

離相是法離詮卽圖作贊臣愧斐然

竹軒金政丞眞讃

湛乎其矑竦乎其骨高顴瘦面赬脣星鬚斯以

狀貌求竹軒也國耳忘私信而不欺耿介愷悌一乎壯衰斯以志節論竹軒也冥得喪齊彭殤神遊八極之外徜徉無何之鄉斯其為竹軒也有可以髣髴於丹青形容於文章者耶

安謙齋真讃 有序

安文成公為世儒宗余未弱冠一拜於筵遂蒙顧遇因識其孫謙齋後十年吾先君東菴公掌試春闈謙齋射策登科由是予一人者交誼最久至正庚子謙齋歿明年秋觀遺像悵然書其側

儉而不固和而不流確乎守度儼乎揚休稱其為文成之孫兮克勤於行克簡於辭醞藉其文平淡其詩宜其游東菴之門兮位躋二府不為不偶年躋七旬不為不壽惟其任用未究於鈞衡功德未洽於生靈士論猶有所憾焉一丘一壑之放曠足以過庾亮一觴一詠之清真何曾比季倫是則我輩想平生而難忘覩遺像而益感者也

益齋眞自讚

獨學而陋聞道宜晚不幸由己何不自反何德

于民四為國相率而致之袛速衆謗不揚之貌又何窮為告爾後嗣一覩三思誠其子孫早夜以勉毋苟其㦲庶幾知免

洒州池臺堂亭銘 郭辨龍少卿作守時所題

君子池 郭君種蓮其中取濂溪說名之

花實同時不染淤泥有似君子見愛濂溪

獨鐏臺

民吾同胞擴澡之辭獨樂何樂獨鐏在玆

緇衣菴

邑雖十室有信與忠好賢之化比屋可封

康衢亭

澹臺不徑魯論紀之有道如砥君子履之

三畜箴

猫箴

旣耳而目亦衣而牙穿窬方肆胡寐無吪

狗箴

而尾之媚而舌之舐毋鬪毋戲惟藩之毁

鷄箴

鳴不廢時鬪不守雌啄糞得肥自速人譏

益齋亂藁卷第九下

益齋亂藁卷第十

長短句

沁園春　將之成都

堪笑書生謬算狂謀可就幾何謂一朝遭遇雲龍風虎五湖歸去月艇烟蓑人事多乖君恩難報爭奈光陰隨逝波纔何事背鄉關萬里又向岷峨辛苦令天下如家顧去日無多來日多好輕裘快馬窮探壯觀馳山走海總入清哦安用平生疾黔膚暖空使毛羣歎卧駝休腸斷聽陽關第四倒撦金荷

江神子　七夕冒雨到九店

銀河秋畔鵲橋仙每年年好因緣僊客胡為此日卻離筵千里故鄉今更遠腸正斷眼空穿夜寒茅店不成眠一燈前雨聲邊寄語天孫新巧欲誰傳懶拙只宜閑處著尋舊路臥林泉

鷓鴣天　過新樂縣

宿雨連明半未晴跨鞍聊復問前程野田立鶴何山意駉柳鳴蜩是處聲千古事百年情浮雲起滅月虧盈詩成卻對青山笑畢竟功名怎麼生

二　九月八日寄松京故舊追寄

客裏良晨屢已孤菊花明日共誰娛閉門暮色迷紅草欹枕秋聲度碧梧三尺喙數莖鬚獨吟詩句當歌呼故園依舊龍山會剩肯樽前說我無

二

飲麥酒二　其法不篘不壓插竹筒甕中座客以次就而吸之傍置一盂水量所飲多少挹注其中酒若不盡其味不渝

未用真珠滴夜風碧筩醇酎氣和通舌頭金液

疑初滿眼底黃雲陷欲空香不斷味難窮更添
春露吸長虹飲中妙訣人如問會得吹笙便可
工

四　揚州平山堂今爲八哈師所居

樂府曾知有此堂路人猶解說歐陽堂前楊柳
經搖落壁上龍蛇逸杳茫雲澹佇月荒涼感今
懷古欲沾裳胡僧可是無情物毳衲蒙頭入睡
鄉

五　鶴林寺

夾道修篁接斷山小橋流水走平田雲閒無處

尋黃鶴雪裏何人開杜鵑誇富貴慕神仙到頭還似夢悠然僧窓半日閑中味只有詩人得秘傳皆山中故事

大常引　暮行

棲鴉去盡遠山青看暝色入林人不見苔扉半扃照鞍涼月滿衣白露繫馬聽寒廳今夜候明星又何處長亭短亭

浣溪紗　早行

旅枕生寒夜㰘悽半庭明月露凄迷疲僮夢語馬頻嘶人世幾時能小壯宦遊何

二 黃帝鑄鼎原

見說軒皇此鍊丹乘龍一去杳難攀鼎湖流水
自清閑空把遺弓瘗地上不蒙留藥在人間古
今無計駐朱顏
大江東去　過華陰
三峰奇絕儘披露一掬天慳風物聞說翰林曾
過此長嘯蒼松翠壁八表游神三盃通道驢背
鬚如雪塵埃俗眼豈知天上人傑猶想居士胸
中倚天千丈氣星虹間發縹杳仙蹤何處問箭

昔天光明滅安得聯翩雲裾霞佩共散麒麟髮
花間玉井一搏轟醉秋月

蝶戀花　漢虎帝茂陵

石室天壇封禪了青鳥含書細報長生道寶鼎
光沉仙堂倒茂陵斜日空秋草百歲眞同昏與
曉羽化何人一見蓬萊島海上安期今亦老從
敎與盡如瓜棗

人月圓　馬嵬効吳彥高

五雲繡嶺明珠殿飛燕倚新粧小顰中有漁陽
胡馬驚破霓裳海棠正好東風無賴狼籍春光

明眸皓齒如今何在空斷人腸

水調歌頭　過大散關

行盡碧溪曲漸到亂山中山中白日無色虎嘯谷生風萬仞崩崖疊嶂千歲枯藤恠樹嵐翠自濛濛我馬汗如雨脩逕轉層空登絶頂覽元化茲難窮群峯半落天外滅沒度秋鴻男子平生大志造物當年真巧相對孰爲雄老去卧丘壑說此詫兒童

二　望華山

天地賦奇特千古壯西州三峯屹起相對長劒

凜清秋鐵鏁高垂翠壁玉井泠涵銀漢知在五雲頭造物可無物掌跡宛然留　記重瞳崇祀秩荅神休真誠若契真境青鳥引再樓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烟霞深處幽絕使人愁一嘯蹇驢背潘閬亦風流

玉漏遲　蜀中中秋值雨

一年唯一日遊人共惜今宵明月露洗霜磨無限金波洋溢幸有瑤琴玉笛更是處江樓清絕邀俊逸登臨一醉持酬佳節　豈料數陣頑雲忽掩卻天涯廣寒宮闕失意初筵唯聽秋蟲鳴

咽莫恨恒娥薄相且吸盡盃中之物圖又鈌空使早生華髮

菩薩巒　舟中夜宿

西風吹雨鳴江樹一邊殘照青山暮繫纜近漁家船頭人語譁白魚無白酒徑到無何有自喜卧滄洲那知是宦遊

二　舟次青神

長江日落烟波綠移舟漸近青山曲隔竹一燈明隨風百丈輕夜深蓬底宿暗浪鳴琴筑夢又與白鷗盟朝來莫漫驚

洞仙歌　杜子美草堂

百花潭上但荒烟秋草猶想君家屋烏好記堂年遠道華髮歸來妻子冷短褐天吳顛倒　卜居少壓事留得囊錢買酒尋花被春惱造物亦何心枉了賢才長羈旅浪生虛老却不解消磨盡詩名百代下令人暗傷懷抱

滿江紅　相如駟馬橋

漢代文章誰獨步上林詞客遊曾倦家徒四壁氣吞七澤華表留言朝禁闥使星動彩歸鄉國笑向來父老到如今知豪傑　八世事真難測

君亦爾將誰責顧金多祿厚頓忘疇昔琴上早
期心共赤鏡中忍使頭光白能不改只有蜀江
邊青山色

木蘭花慢　長安懷古

騷人多感慨況古國過秋風望千里金城一區
天府氣勢清雄繁華事無處問但山川景物古
今同鶴上蒼雲太白鴈嘶紅樹新豐夕陽西
下水流東興廢夢魂中笑弱吐強吞縱成橫破
鳥沒長空手如似蛋音飲向蝸牛角上任窮通
看取麒麟臺圖畫盡歸飲馬驪蒿逢

二　書李將軍家壁

將軍真好士識半面足吾主況西自岷峩並來燕趙並轡論情相牽挽歸故里有門前稚子候淵明對酒歡酣四坐挑燈話到三更

高歌伐木鳥嚶嚶懷抱向君傾任客路光陰欲停歸騎更盡飛觥人間世逢與別似浮雲聚散月虧盈但使金軀健在白頭會得尋盟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

平沙落鴈

玉塞多繒繳金河欠稻粱兄兄弟弟自成行萬

里到瀟湘遠水澄拖練平沙白耀霜渡頭人散
近斜陽欲下更悠揚

遠浦歸帆

南浦寒潮急西岑落日催雲帆片片趁風閑遠
暎碧山來出沒輕鷗舞奔騰陣馬回船頭浪吐
雪花堆畫鼓殷春雷

瀟湘夜雨

潮落蒹葭浦烟沉橘柚洲黃陵祠下雨聲秋無
限古今愁漠漠迷漁火蕭蕭滯客舟箇中誰與
共清幽唯有一沙鷗

洞庭秋月

萬里天浮水三秋露洗空氷輪輾上海門東弄影碧波中蕩蕩開句閑亭亭揷玉虹雲帆便欲掛西風直到廣寒宮

江天暮雪

風緊雲容慘天寒雪勢嚴篩寒洒白弄纖纖萬屋盡堆鹽遠浦回漁棹孤村落酒帘三更霽色妬銀蟾更約掛踈簾

烟寺暮鐘

楚甸秋霖捲湘岑暮靄濃一舂容罷一舂容何

許日沉鐘搖月傳空谷隨風度遠峯溪橋有客倚寒節一逕入雲松

山市晴嵐

遠岫螺千點長溪玉一圍日高山店未開扉嵐翠落殘霏隱隱樓臺遠濛濛草樹微市橋會記買魚歸一望却疑非

漁村落照

遠峭留殘照微波映斷霞竹籬茅舍是漁家一逕傍林斜綠岸雙雙鷺鷥青山點點鴉時聞笑語隔蘆花白酒換魚蝦

平沙落鴈

醉墨蹤還寄殘碁整後斜料應遺跡在泥沙來往歲無差水暖仍菰米霜寒尚葦花心安只合此爲家何事客天涯

遠浦歸帆

觧纜離淮向揚舲指楚鄉風聲颯颯水茫茫帆席上危檣斷送浮雲影驚迴過鴈行江樓紅袖倚斜陽遠引客心忙

瀟湘夜雨

晴灣青楓樹蕭踈斑竹抹蓬窻夜雨令難禁款

枕古鄕心二女湘江淚三閭楚澤吟白雲千載恨沉沉滄海未爲深

洞庭秋月

衡岳寬臨北君山小近南中開七百里湖潭吳楚入包含銀漢秋相接金波夜正涵擧盃長嘯待鸞驂互對影成三

江天暮雪

向夕廻征棹凌寒上酒樓江雲作雪使人愁不見古潭洲聲緊雲邊鴈魂清水上鷗千金駿馬擁貂裘何似卧漁舟

山市晴嵐一

海氣蒸秋熱山容媚晩晴森森萬樹立無聲空翠襲人淸鏡裏雙娥斂機中匹練橫隣溪何處鷓鴣鳴雲日翳還明

漁村落照二

雨霽長江碧雲歸遠岫青一邊殘照在林坰綠網曬苔高波影明重綺沙痕射遠星鱸魚白酒醉還醒身事任浮萍

烟寺暮鐘 三

松都八景

紫洞尋僧

傍石過清淺穿林上翠微逢人何更問僧扉午梵出煙霏草露霑芒屨松花點葛衣鬢絲禪榻坐忘機山鳥謾催歸

青郊送客

芳草城東路疎松野外坡春風是處別離多祖帳簇鳴珂村暖雞呼屋沙晴燕掠波臨分立馬更婆娑一曲渭城歌

壯山烟雨

萬壑煙光動千林雨氣通五冠西畔九龍東水

墨古屛風巖樹濃凝翠溪花亂泛紅斷虹殘照
有無中一鳥沒長空

西江風雪

過海風凄緊連雲雪杳茫落花飄絮滿江鄉偷
放一春狂漁市閙門早征帆入浦忙酒樓何處
咽絲簧愁殺孟襄陽

白岳晴雲

蒿杏春風後茅茨野水頭晴雲弄色靄林丘兩
意未能休京縣民無賦郊田歲有秋明朝去學
種瓜侯身事寄菟裘

黃橋晚照

隱見溪流轉縱橫野壠ㅅ分隣朴人語遠聽聞村逕綠如裙鳶集蜈山樹鴉投鵲嶺雲來乍去馬更紛紛城郭ㄱ初聽

長湍石壁

揷水雲根聳橫空黛壁開魚龍吹浪轉隅隈百里綠排徊日浸玫瑰色花分錦繡堆畫舩載酒管絃催一日繞千廻

朴淵瀑布

日照羣峯秀雲蒸一洞深人言王輦昔登臨盤

石在潭心白練飛千尺奇銅歛萬壽月明笙鶴
下遶岑吹送水龍吟

紫洞尋僧

老喜身猶健閑知興更添芒鞋竹杖度千巖迎
送有蒼髯坐久雲歸岫談餘月掛簷但教沽酒
引陶潛來往意何厭

靑郊送客

野寺松花落晴川柳絮飛臨風白馬紫金羈欲
去惜芳菲聚散今猶古功名勇也作靑山不語
暗相識誰見二疏歸

西江風雪

雲壓江邊屋風鳴浦口檣詩登草閣掛南牕雪

海杳茫茫斫膾銀絲細開罇綠蟻香高歌一曲

禮成江腸斷賀頭綱

北山煙雨

渰瀯靑空遠亭亭碧巘重忽驚雷雨送飛龍欲

洗玉芙蓉稍認巖間寺都迷壑底松良工吮筆

未形容疑是九疑峯

白嶽晴雲

曉過靑郊驛春遊白嶽山提壺勸酒語關關一

聽一開顔封含蹊林外田畦亂水間郊原雨足
信風還羨拔嶺雲閑

黃橋晚照

曠望荒田路嵯峨柳院樓夕陽行路郤回頭紅
掛五陵秋城郭遺基壯干戈往事悠村家童子
不知愁横笛倒騎牛

朴淵瀑布

絶壁開崖竇長川掛半天跳珠噴玉幾千年爽
氣白如烟豈學燃犀客唯期駐鶴仙淋衣暑汗
似流泉到此欲裝綿

長湍石壁

瘦骨千年立蒼根百里盤攢張側展綠波間一帶玉孱顔獵騎何曾顧漁郎只漫看詩人強欲狀天慳贏得鬢毛斑

益齋亂藁卷第十